考亭淵源錄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一

潘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台州天台人嘉定

備遺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别討甚病根也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曰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

上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日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熹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熹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惟

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先生頷之

先生答子善書曰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着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

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却細膩
親切也却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却去
偏傍處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却去背
後尋索以為面前說話皆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
痛想見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
定故爾切宜戒之
時舉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
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
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

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爲又做了七八分卻摺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此所以終至於梏亡也

先生謂時舉曰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硬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卻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蓋

君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說熹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虛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

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與他喚醒纔醒又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𥁞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爲聖人便即日可到到後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却只得逐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

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

晏亞夫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先生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時舉因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先生曰然

子善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畧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道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

胡泳

胡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别號桐原著四書衍説弟伯復號西園兄弟孝友人無間言又推其施之家者達之鄉有南康胡氏鄉約

備遺

泳問每日暇時畧静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静越不静曰程子謂心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箇要静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静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静内外而言泳嘗驗

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着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着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

泳問林子武以謹獨爲後以戒懼爲先謹獨以發處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

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章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泳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未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言道不可須臾離故言戒謹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言謹獨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

泳曰切謂因物欲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

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也曰也是如此

潛柄

潛柄字謙之年十六從文公游晚著四書講說易解尚書解別號瓜山

備遺

晦翁答謙之書曰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則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illegible]

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

又書曰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卻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爾易說大縣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仔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

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神之所爲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别看甚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撐起心則急迫而難久纔放下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刻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

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楊復

楊復字志仁福州長溪人從文公游後卒業黃榦之門別號信齋真德秀知福州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備遺

晦翁嘗曰楊志仁有過於啬之病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

又曰昨寓三山與楊志仁反復所修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即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

何鎬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父兊始仕爲左朝奉郎通判辰州生鎬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暮歸朔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東平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悴秦檜下吏竄南方扼死

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鎬鎬既受其說則益務
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久而自信
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潛然無營至其論說古今
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
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與事濟衆則
懇惻憂勞如己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
之為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
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
事專用寬簡為治曰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
使者鄧伯熊行部頗御來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

釋檄鎬佐其守悉取文書閲視具得其情决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所以均之甚備守頗不悅鎬即謝去一時學士寮友推其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八鎬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史論諸文數十卷

備遺

晦庵答叔京書曰慱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慱觀而得則世之知

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又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

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書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
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
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
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
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
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
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
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
若黙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

之鑒也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吳必大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軍人

備遺

必大初見先生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已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反而檃括其念慮蹤履之間却有未知

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弊不能頓革當以漸銷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爲善去惡之際固已爲之繫累不能勇决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先生曰要得如此

又云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

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先生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又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樂是否先生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

先生曰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爲前面没了必大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

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先生曰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誤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

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先生答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工

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着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又答書曰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又答書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又聞攝事都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趣舍之決是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着力非他人所能預也録示子約往還書如所謂五氣之盛衰猶足爲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說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

[illegible][illegible]也恐是不曾仔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之情而虛爲譊譊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擾此無他病只是心地不虛戀着舊時窠窟故爲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眞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李閎祖 弟相祖 壯祖

李閎祖字守約光澤人父呂學于從父郁得楊中立淵源閎祖蚤受庭訓已而登晦菴之門篤志問學當力精思論議切實晦菴留之家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畧舉嘉定辛未進士廷對發明所學不遂時好識者嘆其古雅調靖江之臨桂簿提刑方信孺待以國士漕使陳孔碩引以自助兩臺之事咸倚以決暇日詣學講明義理訓迪諸生士習丕變俸禄州古田令終廣西經畧安撫司幹官有問答十卷相祖字時可用心精切編書説三十卷壯祖字處謙舉

進士為閩清尉真德秀薦之稱為人物典刑

備遺

晦菴答守約書曰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為無

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禽獸於義理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饑食渴飲趨利避害之類而已只爲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僞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着也大中之説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説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
仁包五常之説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

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閒話不濟事耳
答時可書曰示喩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
答處謙書曰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閒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

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范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如圭之子娶劉聘君女與文公之配兄弟也伯崇始仕爲盧陵之龍泉主簿不小其官遇事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籍其才奏爲錄事叅軍龍泉民素嚚訟治獄者嘗患不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楗于下悃愊以伸於上於是小究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暇日葺其問事之堂牓曰盡心文公爲之記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

戒揭於座右

備遺

文公曰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爾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

文公曰伯崇到官之初儘爲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向來猶恐伯崇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

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

伯崇嘗為余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為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躐強記無沉浸醲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余愛其言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

伯崇嘗言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朱子曰此語甚穩當

廿節

甘節字吉父撫州臨川縣人

備遺

節問學問之端緒先生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乎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與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爲五教眼前無非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着工夫則體在其中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爲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

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
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

問欲求大本以總括天下萬事曰須是窮得理多然
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
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在

問節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節
又見明道先生爲人亦和節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
却至於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
子思孟子伊川横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不是

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横渠

問篤行允蹈皆是作爲畢竟道自道人自人不能爲一曰爲一則聖人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又問顏子不遠復擇乎中庸顏子亦未到此地曰固是只爲後人把做易了後遂流爲異端

蔡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九江人嘉定初辟爲延平書院堂長學博而精行誼尤明粹一時學士倚爲斯文楨幹

備遺

黄直卿曰蔡丈意思斂退就實殊可敬重

陳宓曰蔡文在延平書堂學者師之言議操存端有可法

黃義勇

黃義勇字去私撫州臨川人氣槩豪爽學專行確從文公遊而卒業黃榦之門著屯田議執親喪敦行古禮陳宓知南康軍辟爲白鹿書院堂長行誼志節卓然爲一時之冠

黃義剛

黃義剛字毅然撫州臨川人

備遺

義剛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着又便錯了不知如何恁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得病痛處便去着力若是易為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

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着
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
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
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
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
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
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
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

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二番莫爲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量若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纔過又便猛省着有欠缺處纔如此思着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

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着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義剛啓曰古人爲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有方所以長大來易入於道義剛日前只作舉業好書皆不曾講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力倍難今欲小學等書理會從灑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從頭再理會起不知如何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莫教放

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操柄時便自不解到十分走作了

義剛啓曰半年得侍灑掃出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爲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仔細玩味考究義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爲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没柰何他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爲學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

爲先曰且將論語大學去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看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一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二

晏淵　　　　（吳安青綴）

晏淵字亞夫涪陵人

備遺

先生問晏淵平昔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春秋并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說先生曰公數千里來見熹其志欲如何曰既拜先生只從先生之教曰春秋是學者末後事惟是理明義精方見得春秋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會身已上事却去理會天下事則理會得天下事於身已上却不曾處置

得所以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

先生語晏亞夫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心玩味他義理教專與自家心契合若恁地時病痛自去義理自明大抵靜方可看義理

與書曰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

亞夫云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爲然

襲蓋卿

龔蓋卿字夢錫衡州常寧人舉進士即往師文公嘗爲右正言

備遺

蓋卿見先生於長沙郡齋是晚請教者七十餘人一友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七篇之書只是論心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熹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

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仔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甚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閒說閒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

黃榦曰夔錫所編朱先生語錄字字皆格言

劉砥 弟礪

劉砥字履之福州長溪人六歳日誦千言至覧忠孝

大節輙激發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嘗讀釋老書嘆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書讀之率其弟礪同游朱文公之門公嘉其志篤學敏授以先天太極圖傳晚修禮書兄弟皆預編次卒年四十五所編王朝禮及注解語孟皆未脫藁爲文醇雅礪字用之幼頴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一意理學與黄榦相友善僞學禁興志尚愈篤蔡元定竄道州兄弟餞聽特厚卒年四十七

備遺

砥初見先生問曾做甚工夫對以近看大學章句但

求知下手處曰且須先操存涵養然後看文字方始有浹洽處若只於文字上尋索不就自家心裏下工夫如何貫通問操存涵養之道如何曰才操存涵養則此心便在問操存未能無紛擾之患曰才操便存今人多於操時不見其存過而操之愈自執捉故有紛擾之患

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

件事少間都成後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又問只是要主一曰當如此又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熹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又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用之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

一點檢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問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文王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中立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盖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陳埴

陳埴字器之溫州永嘉人少穎悟久從文公游所見超卓紹定間江淮制置趙善湘建明道書院俾埴幹辦公事兼主講席四方學者從游數百人稱為潛室先生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

備遺

先生答器之書曰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詳此意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為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又答書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

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

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内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

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盖亦遡其情而逆知耳仁義禮智旣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盖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

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或問明道云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横渠則以為心統性情如何器之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

一舉而無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

又云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

蔡淵

蔡淵字伯靜別號節齋元定長子清脩苦節隱居不仕以父命著易訓解及大學思問中庸通旨

備遺

劉爚伯跋元定訓子帖曰公之諸子奉公之訓卓然自立吾邦之士莫與爲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

真德秀曰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

伯靜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

虞知方

虞知方字復之建陽人本蔡元定次子出後虞氏嘗著春秋大義真德秀爲之跋曰春秋大義一十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長伯靜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

學曰況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君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乂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本於義理也人心者屬於血氣也道心易晦而人心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無幾而凡斁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賵仲子納郜鼎皆揭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

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為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無異指昧者析之而追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托哉君又將為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由廢與伯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潘友端 弟友恭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左司畤之子也與弟友恭同游文公之門友恭字恭叔

備遺

文公與劉子澄書曰潘德鄜之子友端廷對甚切直
尤延之甚愛之爲同寮所抑稍降其等此不足計渠
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
答端叔書曰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
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容加懃實久遠功夫而勿計
其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
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學問思辯之功未加毫
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
是以内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
已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

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又答書曰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脩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脩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恭叔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爲潔故群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

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又答書曰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

友恭云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愼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先生曰此說甚善

文公除從官舉友恭自代狀曰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參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

之稱特巳有廉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潘履孫

潘履孫字坦翁友恭之子寓居紹興祖蔭爲將仕郎淳熙丙午年才十三文公見其侍立祖父旁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遂授學焉仕終江陵府通判

備遺

履孫問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履孫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攷之意先生曰

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鄭可學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㓜而文冠而孤力學好脩累舉進士不第褁糧千里從學於朱先生先生一見恨相遭之晚握手評議如夙友焉道同氣合率終歲一歸歸則以書質所疑有問斯答皆前聖所未發之旨朱先生守臨漳虛子弟之師席俾之西向而坐既歸則又以書招之且致諸子孫慕向不忘之意四方學者至即有問必使子上正之而仕之來南者命必見子上而後行諸公名人皆欲招致子上不可得呂祖

儉李孟傳詹徽之廖德明皆加敬愛與人交氣和而清苑日端坐不見怠容誠信溫恭其所誨誘皆爲名士前後三奉大對嘉定辛未勅授忠州文學是歲冬廖德明爲廣帥招致郡齋明年壬申秋親友勉子上調選方信孺時守舂陵與之偕行至豫章卒於豐城年六十二所著有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詩數百篇子上不喜爲詩遇事感發時出一二朱先生嘗止之以故不多作學禁興登朱門者畏避退縮子上獨相從於寂寞之濱

備遺

先生謂可學曰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爲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足看他不破不會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只爲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若一出一入若存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會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

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爲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覔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

可學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轍莫是只爲血氣使先生曰雖說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謂氣體之充也但要以義理爲主耳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旣釋書則别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

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
書但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
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减
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日亦
在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
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
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先生一日問可學年幾何對云三十七先生曰已自
過時若於此因循便因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

須已立得一門庭熹因說平日亦有志於學只是為貧奔走雖勤讀書全無趣向曰讀書須窮研道理吾友曰看論孟否對以常看曰如何看曰日間只是看精義曰看精義有利有害若能因諸家之說以考聖人之意而得於吾心則精義有益若只為突緯過如風過耳雖百看何補善看論孟者只一部論孟自亦可何必精義

先生謂可學曰大凡看書麤則心麤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可學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
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
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
可學近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
每聽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
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於形氣如
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爲形氣所使則
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
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爲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
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捨

之則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辨而孟子特指以示學者可學以爲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人心而於人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專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則固流入於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則是判性命爲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流於釋老之學而非虞書之所指者矣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先生曰然

鄭子上說易中庸甚仔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

可學嘗論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
合下大只是未粹要學以充之
可學嘗以書問先生云孔門唯顏子仲弓實告以爲
仁之事餘皆因其人而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
己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姑告以操存之方涵養
之要克己之功難爲而至仁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
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己可克是
也但學者爲仁如謝氏云須於性偏處勝之亦不可
緩特不能如顏子深於天理人欲之際便可至仁耳
非只敬恕而不克己也文公以其書示楊道夫曰說

得也好言學者克己處亦好

黃士毅

黃士毅字子洪自興化徙吳中士毅知向上爲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徙步入閩遵朱子命日覩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終其身從事於斯號稱有得著述甚多譔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又嘗類注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爲買宅以居稱爲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黃遂又謂之有道君子云興化有壺公山以壺山自號

備遺

士毅初投先生書以此心不放動爲主敬之說先生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内外交相養盖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須是窮理

士毅禀歸請教曰只前數日說底便是只要去做工夫如飲食在前須是去喫他方知滋味又曰學者最怕不知蹊徑難與他說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說從外面去不知何益不免說與他教看孟子存心一段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若不識得他如何存得如今既知蹊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

偏廢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踏着這頭那頭便動
如行步左脚起右足自來
士毅作朱子語類序曰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
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
之理則人物所以爲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
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爲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
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
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
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者也然後
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畧具焉此即

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爲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既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爲末而理爲本也然始焉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畧一目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高入

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爲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誦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不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絶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林夔孫

林夔孫字子武福州古田人黨禁起學者更事他師夔孫與傅定從文公講論不輟文公易簀之際謂之曰道理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特奏名爲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又有蒙谷集

備遺

夔孫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先生曰也是不會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先生謂夔孫云公旣乂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立箇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夔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初直是難說夔孫請再看底文字索近思録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便漏了他底也

林用中

林用中第允中

林用中字擇之古田人始從林光朝學與建安蔡季通齊名師事朱文公文公每稱爲長友張敬夫帥湖南文公偕用中往訪之聚首年餘有南嶽倡酬集用中早棄科舉業不求仕進石𡼏守尤溪延掌學政儀爲一從士民率化而頑傲者亦莫不翕服趙汝愚帥閩日過其門訪以政事允中字擴之亦從文公游所著有草堂集

備遺

先生說擇之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

先生答擇之書曰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真能久耶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又答書曰既不爲老子之無爲又非有所作爲此便是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辯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又答書曰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

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先生曰擴之晦外而明於内樸外而敏於中

又曰擴之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甚滿人意耳

林大春 弟充之

林大春字熈之古田人嘗題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也敢不修整臨終戒子弟不得用浮

屑法

備遺

先生答憮之書曰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物同也

送憮之詩曰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蘊無窮意涵泳從容只自知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答充之書曰所論陰陽動靜之説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説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説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説如何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専爲此地位也

又答書曰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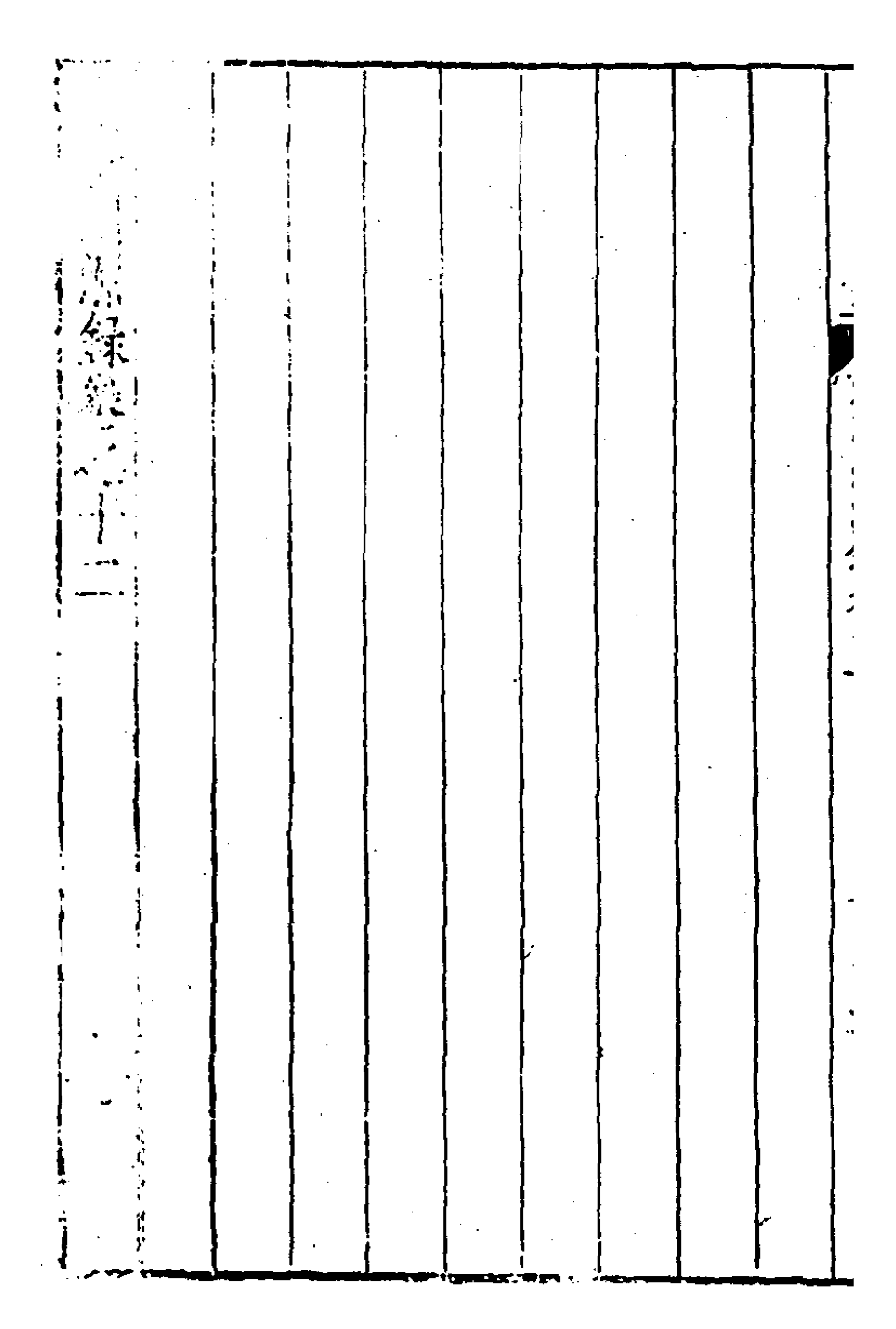
林師魯

林師魯亦古田人

備遺

先生謂師魯問學行義克世其家

與擇之書曰師魯寄來論語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旦夕致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


錄卷六十二